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二

宋眞宗皇帝春秋要言

三卷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二年以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御集安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魯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佚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褒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有裨

經旨

黄淵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𫁅仲塗欲贈一劍意尊

經也

許氏洞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吴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

氏傳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
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召試中書改烏江主簿
葉氏清臣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為二
十六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胡氏瑗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石氏介春秋説

未見

王氏治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請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十卷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歷四年三月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李氏堯俞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歷中大理丞李堯俞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 中興目有總論三卷今佚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王闢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

繫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魏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
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
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
得褒貶之意立為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
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滁陽公餘獲與
同僚參挍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
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

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叙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
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
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
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
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録之得書十
五卷藏祕閣

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

意

黄震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効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黄澤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

不勝舛謬

查瀊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凛凛無少寛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𡽪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輙有罪比之商鞅之刑及棄灰家氏鉉翁亦以為法家之言然考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應齟齬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傳折衷于啖趙陸諸家而斷以古先哲

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春秋所及

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解

佚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三卷

佚

吳曾曰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
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
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
望專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

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絓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

黄氏君俞春秋關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黄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關言二傳節摘六經續注三史訓彛六代史記惜不得而見之矣

周氏希孟春秋總例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二卷

佚

龍氏昌期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公裕春秋注解

佚

周氏堯卿春秋說

三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羲叟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灾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歷其於春秋有辨惑灾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若言危凜雪霜何人敢嗔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三篇

存

春秋或問

二篇

存

黄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弑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

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以為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閏

十二月命為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

學士院

黎氏錞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魯氏有開春秋指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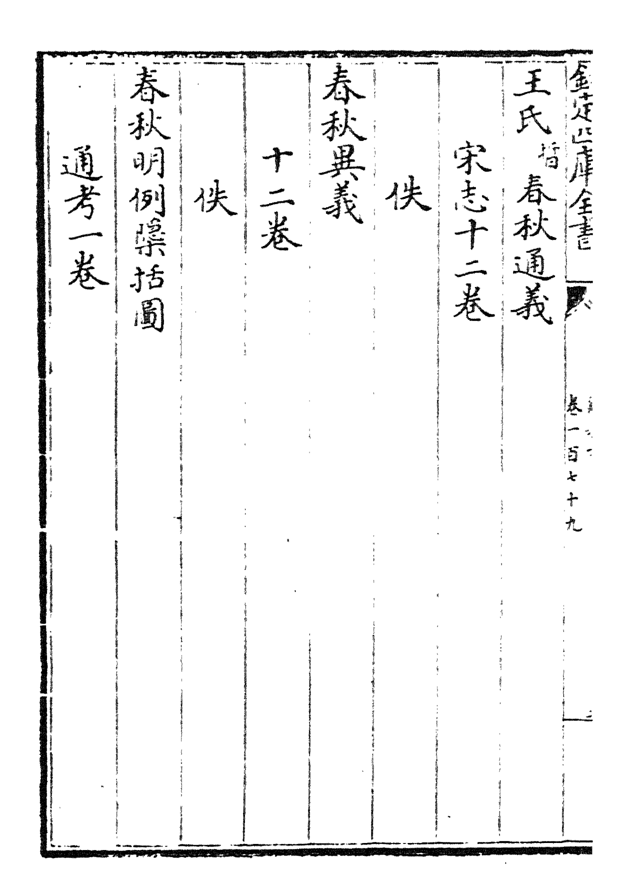
宋志十卷

佚

朱氏寀春秋指歸

佚

范仲淹進狀曰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
有俊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
陞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寀
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
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賾多所發
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
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王氏晳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十二卷

佚

春秋明例隱括圖

通考一卷

佚

皇綱論

宋志五卷

存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

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

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皇綱論明例隱括

圖共六卷至和間入館閣目

江氏休復春秋世論

三十卷

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按休復著春秋世論故韓維贈詩云翼孔著

高議

齊氏賢良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定春秋索隱圖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授於師道先生

孫氏立節春秋三傳例論

佚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矣

范氏隱之春秋五傳會義

佚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

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採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志甚自强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所著書登之衜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蔡氏襄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三

劉氏敞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宋志十七卷

存

敞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

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

下據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示權如盈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晁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説斷以巳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玉海五卷

存

史有之序曰清江爲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

以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搜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與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奪宦官之使名渠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稾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

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閱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

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歴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晋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至河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斬不可又輙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

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
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
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
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惟古之官名得之郯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
秋但因魯史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
齊鄭宋衛交齊桓肇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
事晉襄昭以降霸統將絶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

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何喬新曰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

春秋說例

宋志十一卷　玉海二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 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敞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兹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録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唱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

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閒立意迂濶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哂噱之資也

區斗英曰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

志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晉卿皇祐中爲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斗英者元至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宗道春秋十賦

一卷

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

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檟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巳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章氏拱之春秋統㣲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徵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已見

并采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清臣春秋論

二篇

存

杜氏諤春秋會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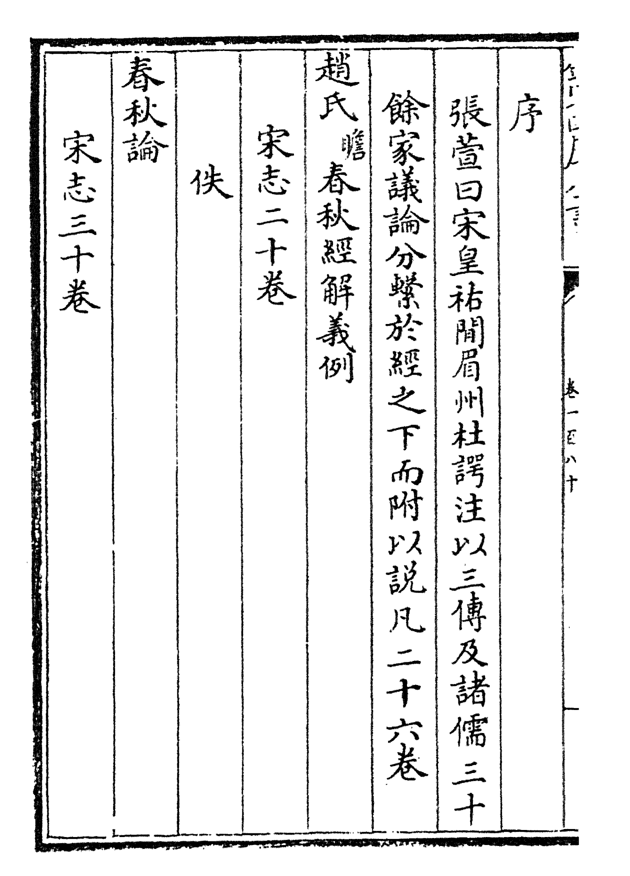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謂自序略曰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千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已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已意有任貫者為之



序

張萱曰宋皇祐閒眉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瞻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

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為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倏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

孫明復辨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嘗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寂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君加弑以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

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
矣何為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
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
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
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温公之言起廢不
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
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
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

所蘊而莬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

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謬已

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公之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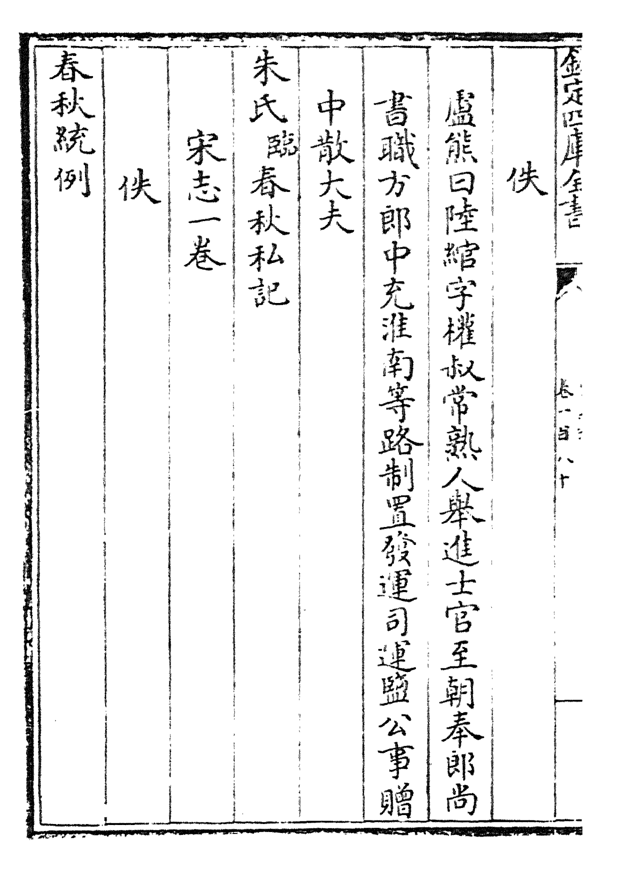
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

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

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綰春秋新解

三十卷



佚

盧熊曰陸綰字權叔常熟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尚書職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監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臨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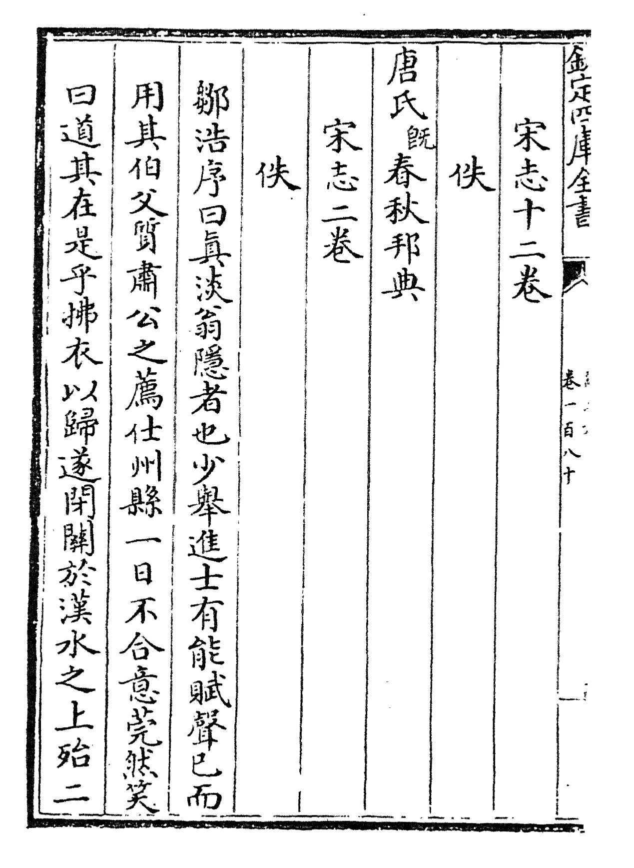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為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棐春秋義解 棐程氏本義作斐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眞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

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
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盖嘗
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横稽據如出乎其時而
目覩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覼然驚
喟然嘆以翁爲邈不可即也其後集論語春秋者分
爲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
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
言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説之意

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倀倀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説則邦典之奥當自得之姑掇其大槩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

翁唐氏名旣字潛亨號真淡翁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旣字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

其子慤問荅而為此書鄒道鄉為之序

孫氏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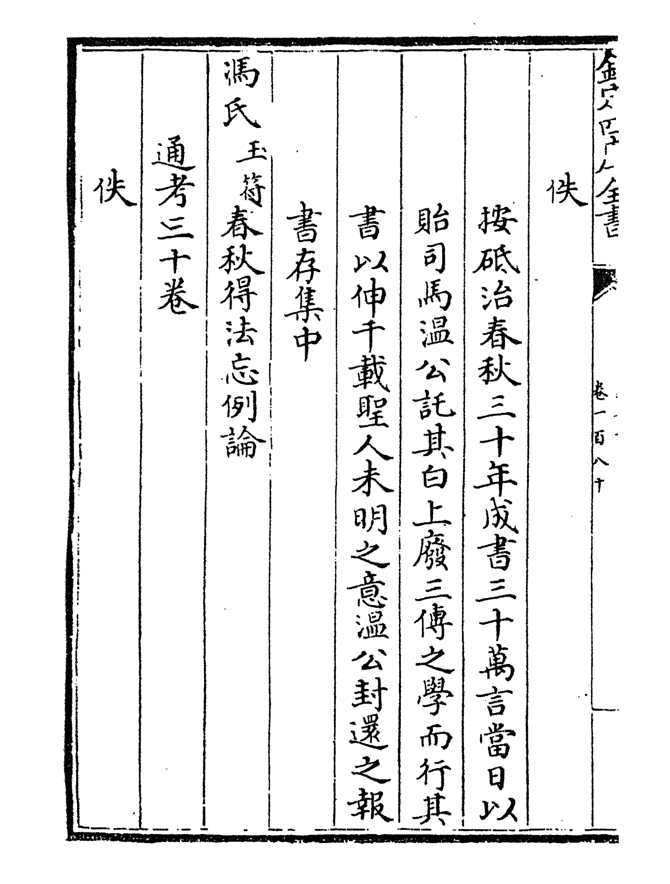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國千七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為一

張氏砥春秋傳



佚

按砥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當日以貽司馬温公託其白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温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玉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佚

通考三十卷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郯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振孫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

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説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虢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

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温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

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楊氏彦齡左氏春秋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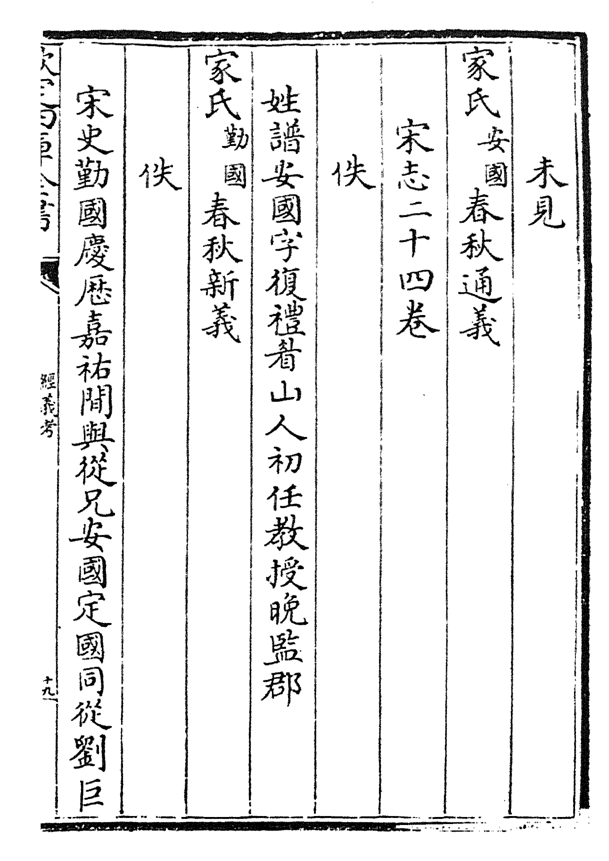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卷

佚

王彦𪊟曰元豐中楊彦齡撰據經傳歲月為表首叙周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勤國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歷嘉祐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

游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陳氏沬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濟道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乾隆御覽之寶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愍意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四

朱氏長文春秋通志

二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閲古元祐中起教授於鄉
名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
有辨說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
而見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
禹湯文武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
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絶紐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
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

地號令無禀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為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絶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絀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

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襃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没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

以見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叙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

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義顯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官是非紛錯準裁靡定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為論著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删其

非又頗益之已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
馬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
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折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
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為多慶歷中仁宗皇帝鋭意
圖治以庠序為教化之本於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
乃起石守道於徂徠名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主講
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
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

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
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
下授兩經大義於春秋尤勤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
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
其說而嬰疾未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
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葢病三家之説紛糾而難
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
間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余被命掌

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絕聖初被名為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裒其所錄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於行事豈曰小補古之為師者以講解為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

聽授為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於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於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蚤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佺知筠州進表曰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為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

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皁

哉大經孰明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説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賛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氊之學每躭黄卷之書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樓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

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
膺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儁遊紬繹樞庭之密議平
生之作述於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
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稽考諸儒之
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
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為通志之編屬時
論一起於要塗使斯文遂柬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
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

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
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先復用於
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
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
嘉會早竊功名於後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
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癖
之譏況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
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錙筆札

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賫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

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册付祕省

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

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王氏秉春秋統解

三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吕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進士王秉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

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

進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祕省以備一

家之說廣四部之盛

劉氏易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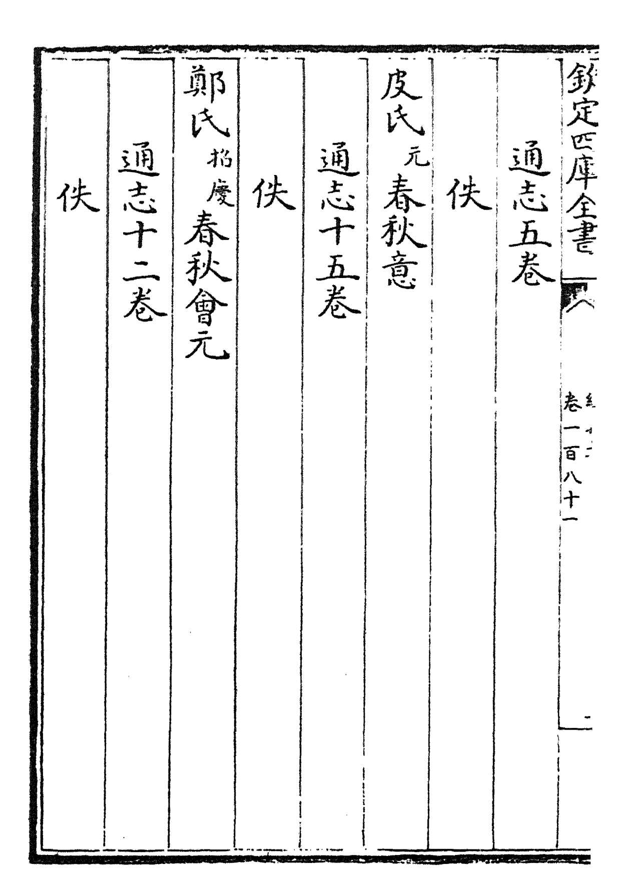
佚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

嚴之法不可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工出

諸侯雖大莫得專周平東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
聯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晉文無
實義挾周狗已掩大慝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
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户執所偏遂使學
者蹈迷徑不探元本遭羈牽至於歆向父子間亦反
天性相饞鐫何休杜預范甯輩離經附傳以臆箋膏
肓廢疾互譏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字安可數
議難啾唧秋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與壤窺源

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
後出了無蹇礙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狂異論
牢且堅事不歸王皆不與違經之志所以然詩三百
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大一統萬里
號令猶君前安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
持此說助邦政尘今當宸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夔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春秋意

通志十五卷

佚

鄭氏招慶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 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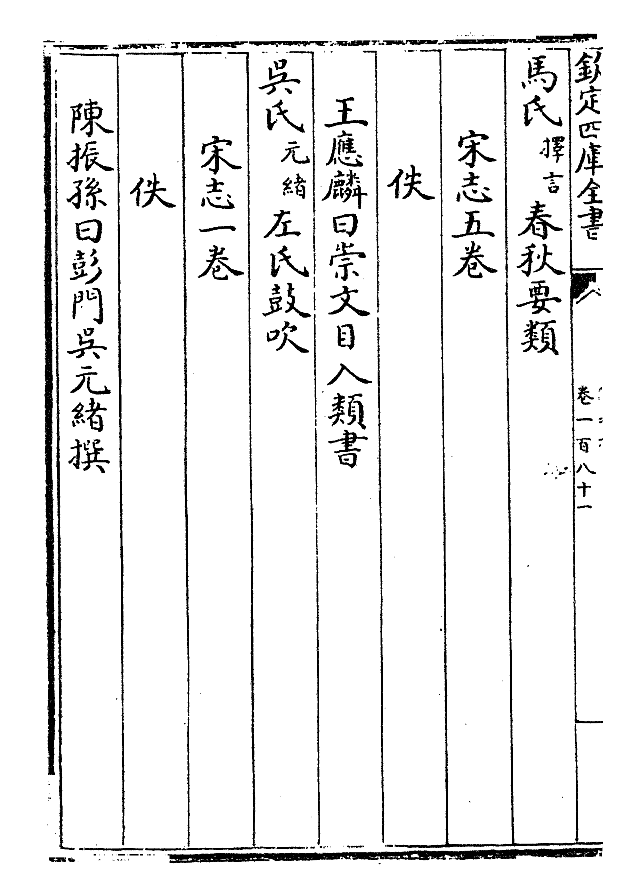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



馬氏擇言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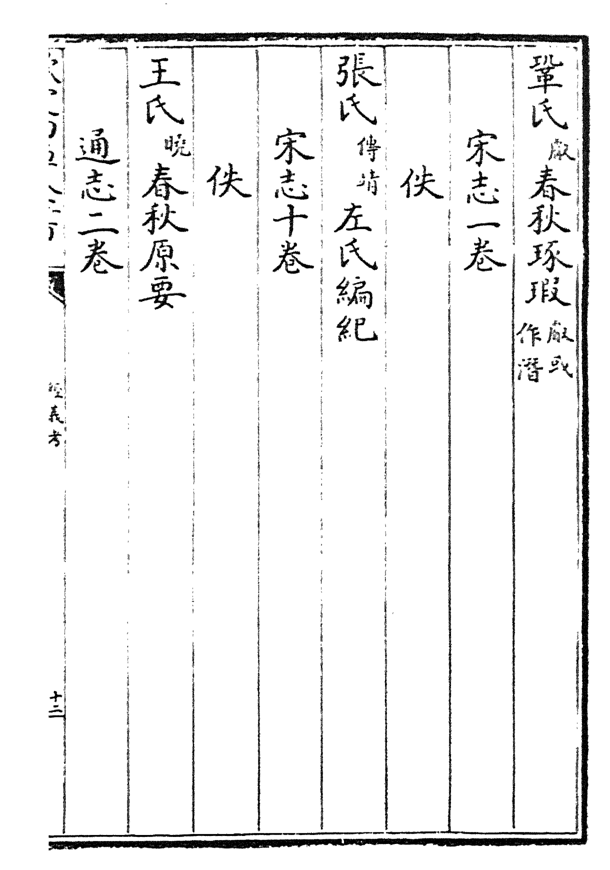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崇文目入類書

吳氏元緒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犖氏啟 春秋琢瑕 啟或作潛

宋志一卷

佚

張氏傳靖 左氏編紀

宋志十卷

佚

王氏晚 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 布範 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 駘 春秋樞宗

宋志十卷

佚

惠氏 闓 春秋通畧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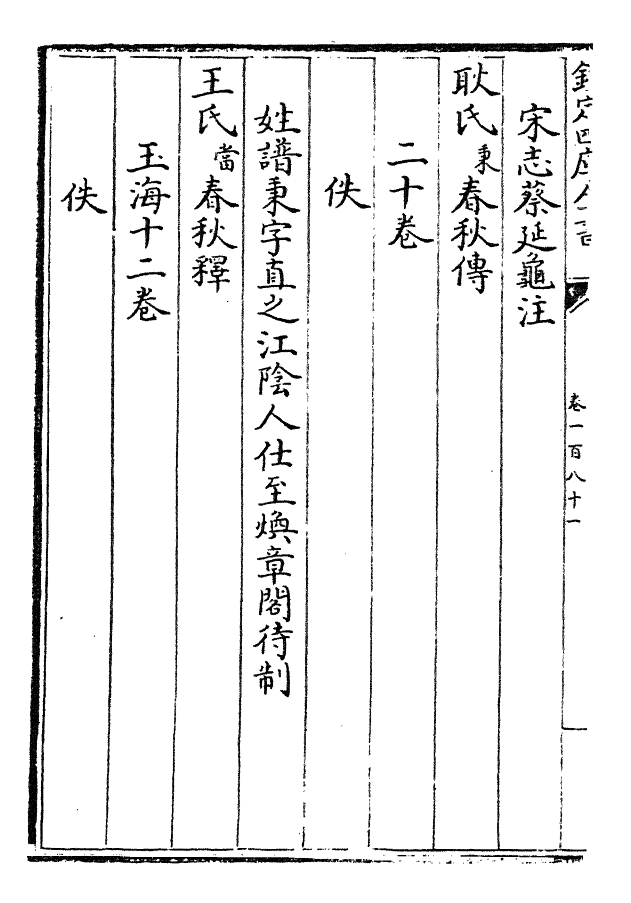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塗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蔡延龜注

耿氏秉春秋傳

二十卷

佚

姓譜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當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眉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軾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

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陳造曰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暢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為之傳往往失之漏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

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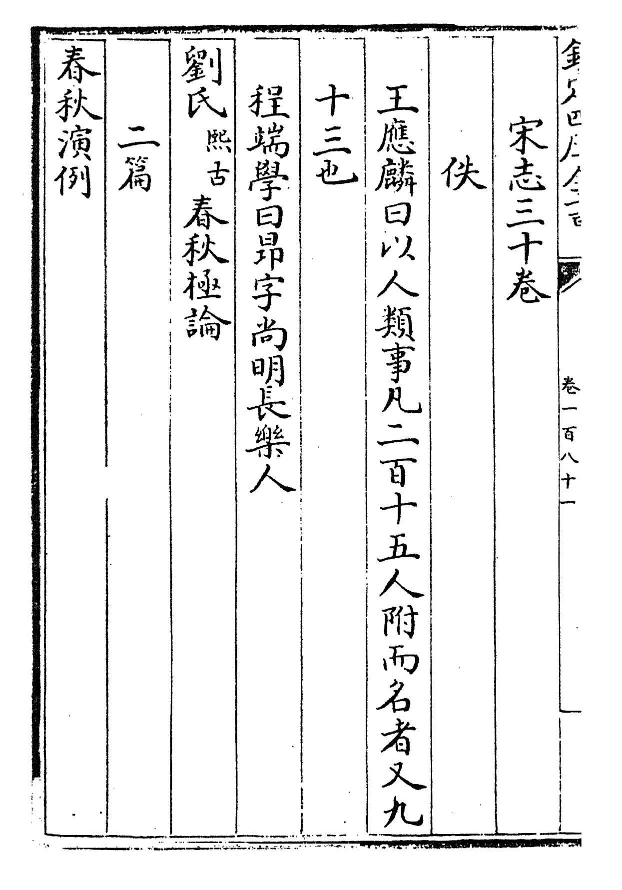
董氏_{敦逸}春秋義略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徽宗名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鄭氏_昂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九十三也

程端學曰昂字尚明長樂人

劉氏熙古春秋極論

二篇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全春秋要旨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孜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録孜從胡安定受業捨宅為郡學

范氏 (巽中) 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南城人

謝氏 (子房) 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三傳是非

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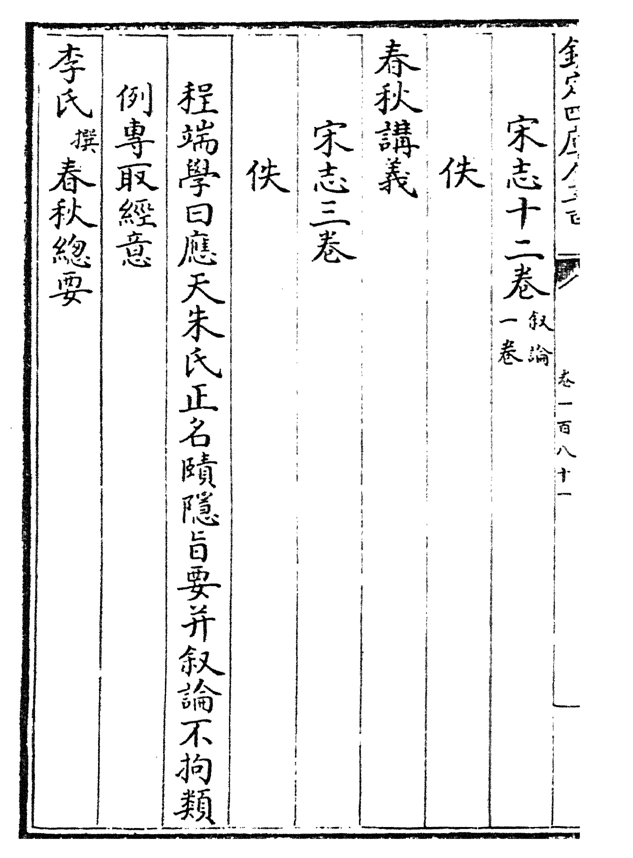
佚

朱氏振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頥隱旨要



宋志十二卷叙論一卷

佚

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應天朱氏正名賾隱旨要并叙論不拘類

例專取經意

李氏撰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汪氏洙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滋仁春秋興亡圖鑑

宋志一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讜論下獄歴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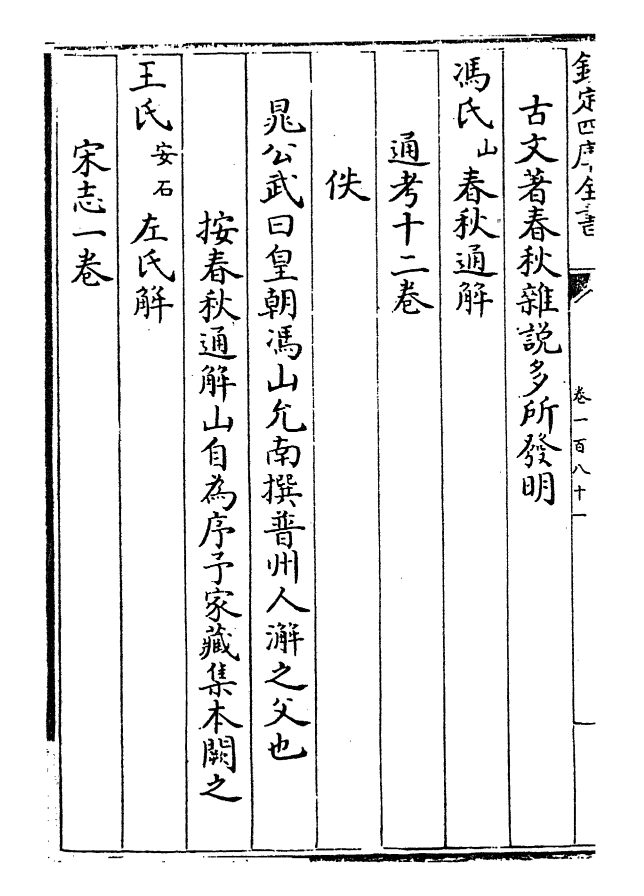
以己意為之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弋陽人官至大中一云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祕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棐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



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按春秋通解山自為序予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

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

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

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

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

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

語為荆公之罪亦寃甚矣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五

孫氏覺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删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没於獲麟之後二歳耳是孔子於未没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為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

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弒君子弒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

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觧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為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從因其記

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竊為書也何休之説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為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别乎楚之僭偽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為之説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説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

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没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没又其書刺譏誅絶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

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為丘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為國史所載皆得其眞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

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考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

當否而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穀梁為本其說是非褒
貶則雜取二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
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
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
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
書微言中絶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乂

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藴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户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間

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晩學後進妄以蕪辭坊鏝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絶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為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為予言初王荊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

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鏟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剖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説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輿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

明深而嘗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遼處文定似不及也
郘輯序曰龍學孫公莘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
最少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劒蠹蝕
我聖經乃攄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
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
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間愛其議論之精審而
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
既來楚郢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

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為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之於公之鄉里得以

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為孫先生作春秋觧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髙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觧發明聖經之隱與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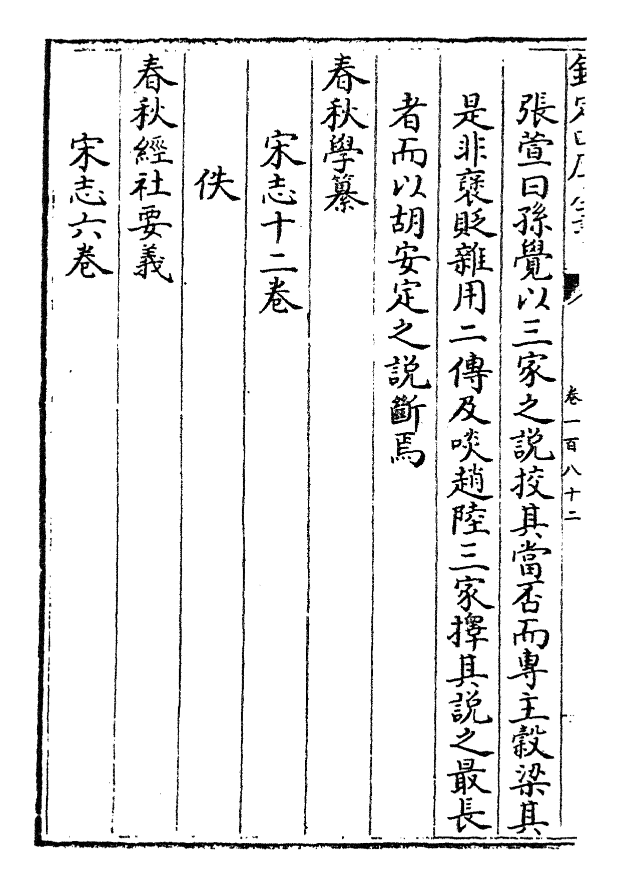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

論議頗嚴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别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

龜山為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按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二傳及啖趙陸三家撢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黄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觧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説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

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
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

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為決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

四年而先生没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為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閒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茍精考其書優游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

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黄㴬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為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予襃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氏戴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

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

復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

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杜預有言丘明受經於仲尼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
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
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

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説而裁之以義為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説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

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説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况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説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絶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

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
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
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
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為之
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
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還經以
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

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説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潁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潁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説一以左氏為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潁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

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
予謂聖人之為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
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
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政不妨博採
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
二三策而已況丘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
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為衛齊
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為齊實

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説妙合聖人精微而纎濵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